

續佛慧命

正法久住 劉素雲老師主講 (共一集) 2011/1/7
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 檔名：56-093-0001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：大家晚上好！

昨天劉姥姥一進大觀園，犯了個小錯誤，忘了給大家問好。今天想起來了，但是我又不能一一點名，因為我怕名字說錯，不太熟悉，還是都包括在內，同修們晚上好。因為今天比較晚了，大家一天都很辛苦了。在新加坡我曾經有個政策，就是晚上大家睏了可以打瞌睡，可以打瞌睡，沒關係的。如果打瞌睡還不行，你可以睡覺，今天晚上睡覺一定會做好夢，夢見阿彌陀佛。如果你睡覺睡得很香，你還可以打呼嚕，打呼嚕是在念阿彌陀佛。所以咱們是睡覺、打瞌睡、打呼嚕都可以，都是和阿彌陀佛有關係，都沒關係的。所以大家不要緊張。

因為我過去曾經當過老師，我當老師的時候，對學生就是政策很寬鬆。我記得那時候我教那個班都是特別班，所說的特別班，就是各個班的老師不喜歡、不要的，都把那個學生換到我那個班去。所以我那班就是比較特殊班，當時有個名字叫猴子班，猴子班就是淘氣，都是淘氣包。我記得當時，我一九七〇年接了個新班，初中一年級。第一天來報到的時候有個小小，小男孩，長的大眼睛，黑黢黢的，那個眼毛特別長，一看就挺好玩的。但是他是一個學校的第一號王，因為他是帶著三個三角號來的。當時分班的時候，那個學生都是帶標籤的，學校的一號王是三個三角號，學年組的王是兩個三角號，班級的王是一個三角號。我們班你要找不帶三角號的不太容易，因為當時我們學年組是十個班，十個班，那就九個老師的班裡面帶三角號的，都送到我那個口袋裡，所以我那個口袋裡

就是三角號集中班。

當時我接這個班的時候，第一項政策，非常寬鬆。我記得我想點名的時候，有個小男孩，就那個我說長得黑乎乎的那個小男孩，他就總扭搭，攔座位上。我就問他，我說你坐那兒，哪不舒服？他說老師，我坐不住。我說坐不住，怎麼辦呢？他說我想下去溜達溜達。我說：那好，現在老師暫時先不點名，你先下來溜達溜達。他就從座位上下來，那不是四行嗎？都有空嗎？他就攔地下來回溜達，溜達大約五分鐘，告訴我，老師，我溜達夠了，妳可以點名了。我說那好，你回座位坐著，老師開始點名。就是這樣的，所以我們班的學生都說老師看起來挺嚴肅，其實老師挺可愛的。我真是對我的學生確實很寬鬆，那個時候學生都比較服氣。

我給大家舉一個什麼例子，就是去年，我有個學生到我家去，她是七〇屆畢業的，今年已經五十九歲了。七〇屆的畢業生比我小七、八歲這樣吧，她跟我講了個故事。她說老師，我給妳講個故事。我說什麼故事？她說當時妳是一九六四年到我們學校去當老師，對不對？我說對！那時候我去一個小學當代課老師，每個月工資二十九塊錢。她說老師妳到我們學校以後，我發現了我特別高興，我們學校怎麼來了這麼一個漂亮的老師。因為那時候我可能十九歲，到學校當代課老師的時候是十九歲。她說我每天一聽上課鈴響，或者是下課鈴響，我是第一個跑出教室的。我說為什麼？下課，我去迎接妳，看妳從妳的教室走出來，我得用眼睛把妳送到辦公室。上課鈴打響了，我還得到門口去看，從辦公室再用眼睛把妳送到你們班教室。她說那個時候，用現在的話說，妳是我的偶像。我說那時候我還真不知道，一九六四年我已經成了偶像。

後來她說，老師，還有一件更可笑的事。我說為什麼？什麼事情？她說老師，妳記不記得，當時妳穿了一個黃色的軍裝上衣。我

說我記得。她說妳下面穿的一個藍布褲子，洗得都發白了，最突出的是妳有兩塊大補丁，每個膝蓋的補丁，她跟我比，有一尺多長。你說膝蓋上的大補丁一尺多長，該有多麼顯眼，但是那個時候我確實就穿那樣的服裝，我自己什麼感覺都沒有。她說我回家，我就跟我媽媽說，媽媽，妳給我找兩塊大補丁。她媽媽說幹什麼？她說妳把我褲子補上。她媽媽說，褲子沒破，你補它幹啥？她說那個老師她的膝蓋上補了兩塊大補丁，非常漂亮，我也要這兩塊大補丁。我說想當初我怎麼給你們是這個印象？我說這大補丁都讓你們給我學去了。她說這個我們印象非常深刻。

就是這個學生，前兩天，就是我在從廣州出發之前給我打個電話。我這邊一接電話，人家那邊就開始哭，說老師，妳怎麼不管我了，這麼長時間我都找不到妳。我從哈爾濱離開也就兩個月左右，我沒有跟她聯繫，她就找不到我了，就急的直哭。她說老師，我前兩天身體不好，我第一個想法就是我現在不能死，我要現在死我就見不著劉老師了，我得見劉老師最後一面我才死。我說傻孩子，妳說哪兒去了？老師還沒死，妳怎麼能先死？所以說學生和老師的感情是最真摯的，如果現在還重新讓我選擇職業，我還選擇當老師。我覺得我的性格和孩子們非常接近，我和大人在一起，人家說那話我聽不懂，家長裡短的，什麼衣服，做什麼飯什麼菜，我哪個也聽不明白。所以說我覺得我和孩子們在一起，好像就非常非常融洽。我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到小學去代課，一共是當了十年的班主任，是一九七五年才把我調到教導處，我就不做班主任了。我對那一段的生活是非常嚮往的，就是現在，我所教過的學生我們仍然感情非常深。集會的時候，去年集會的那一屆，一共去了三十八個學生，你想，我最小的學生今年已經快五十歲了，最大的就是七〇屆，他們現在應該是五十八歲、五十九歲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覺得做老師是

一個非常好的職業，但願老師們能給學生做出一個好榜樣。

下面我在講的時候，可能還要舉這方面的例子，就是學生對你服不服氣，不在於你厲害不厲害，我覺得我是一個最不厲害的老師。現在學生們見著我都說，老師，某某老師我們非常害怕他，但是我們不服氣；對妳，我們不害怕妳，但是我們心裡挺服妳。妳覺得我們氣過妳嗎？我說我沒覺得你們氣過我。我就是教學水平比較差，差到什麼程度？我教語文的老師，我的學生不會寫信，有一個。因為有兩個學生，是什麼樣的學生？就是這樣的學生，從小學上來已經是成手了，我一比劃你們就知道什麼意思了，就是這兩根手指頭是一般長的。為什麼？掏兜的時候夾東西它不禿嚙，不會掉的，這是學生告訴我的。說：老師，妳的手指頭，你看這個長這個短，我們的是一般長。我說你那一般長是怎麼回事？他告訴我從小練，就伸，一伸，時間長了，這兩個手指頭就一般長了。然後偷東西的時候，到兜裡去偷的時候像鑷子一樣，他告訴我夾著非常牢，它就不掉了。我說這是你們的一門技術。

因為這兩個孩子家長完全放棄，家長就不管了，說這六年已經養成了，老師你要能管你就管吧！我說你們要不管，就交給我。既然是交給我了，我是他的老師，我最起碼我得教他做個好人。所以這兩個孩子我就一直帶著，上學的時候領著，放學的時候也領著，給送到家，告訴家長，放學了，後面的時間你們負責。家長說，放學我們也不管，就完全交給我了，我說那我就完全管吧，所以我帶了四年。從他們一上初中一直到畢業，那時候初中、高中不分，就是四年，一直帶他們四年，最後總算把他們這個毛病給改過來了。

他們對我非常好，可能幫著我了。我給你們舉兩個可笑的例子，我有一個，就這兩個其中一個，是殘廢，小兒麻痺，右手不好使，左腿不好使，這個手就是這樣的，他是用左手寫字的，就是這樣

一個學生。非常靈巧，靈巧到什麼程度？因為中午吃飯，我是帶著他倆在我辦公室，這邊一個，這邊一個，我們都帶飯盒。有一天，就殘廢這個就說，老師，我上廁所。我不能不讓上廁所，我說快去快回，咱們好吃飯。他就去了。待了一會，回來了，用他這個好手給我托了一塊這麼長、這麼厚的煮熟了的肉，肥瘦相間，掂掂掂回來了：老師，給你。我一看，糟了，又犯錯了，他不可能買。我說你這個在哪兒弄的？就是在三門。我說你花錢了沒有？沒錢！我說，沒錢，這麼大塊肉，你怎麼拿回來的？他說我就那麼把它拿回來了。

因為我一想三門它那個是玻璃櫃，它上面是帶玻璃的，它這個東西，因為上面是玻璃磚，那個東西是在底下放著。我就想，他一隻胳膊他怎麼能拿出來的？我就問他，我說你給我學學，你怎麼拿出來的？他說我找了個幫忙的，叫打掩。我說怎麼個打掩？他說，因為那面是賣文具的，這面是賣副食的，我讓這個打掩幫忙，把營業員調到那邊去，我看文具，看起來沒完。我這邊拿不出來，他接著看，我拿出來他才能不看。所以就這樣，那面那個幫忙，他在這面用一隻胳膊就把那個玻璃磚給人撬起來，就把這個肉拿出來了。我說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？他說老師，今天我發現妳沒帶菜。你說我這個學生對老師好不好？發現我飯盒裡沒有菜，人家就上三門給我弄了一個菜。就是這樣。我說這件事做對還是錯？我說，老師感謝你，說明你關心我，你愛我，但是這件事情你是對還是錯？他說，錯了。我說，錯了怎麼辦？他說老師，我就還給人家吧！我說那好，老師陪你去還。我就帶著這個學生，拿著這塊肉，我就上商店去還人家肉。人家營業員根本就沒發現，我們去還肉的時候人家挺吃驚的，說幹什麼？我說我學生剛才來買東西，拿錯了，把你的肉給拿回去了，真是對不起，我帶他來還你。人家那個營業員，我

感覺到她好像沒理解我的意思，那就放裡面吧！就放裡面了。這是我這個學生。

我那個學生不殘廢，非常精明，小小子長的也挺精神的。有一天，因為他頭上戴的那個帽子，翻過來不就是帽兜嗎？給我送去一兜電燈泡。我說幹嘛送這麼多電燈泡？他說老師，我上次來妳家的時候，我發現妳家電燈泡壞一個，我給妳多準備幾個。我說從哪拿來的？他說黃樓。那也是我們那兒一個商店，名叫黃樓。我說你給沒給人家錢？沒給。我說沒給，怎麼辦？他說老師，那怎麼辦，那咱們還回去？我說還回去吧。我又帶著這個孩子到商店，又去把這一兜電燈泡給還了，又得跟人家道道歉。我說對不起，我學生來買電燈泡忘了拿錢，結果就這麼拿回去了，所以咱們還是如數還回來。營業員都表示感謝，說妳要不送我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教的就是這樣的一些孩子。

就說我這一個送電燈泡這個，很精明的這個孩子，就是不會寫信。他畢業的時候正好趕上上山下鄉，他上了一個兵團。他臨走的時候他說，老師，我不會洗衣服怎麼辦？我說，一個笨學生攤著一個笨老師，怎麼辦？我說給老師幾天時間，我想想辦法，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。等他臨走之前，我說我想出高招了。他說老師，什麼招？妳也不能陪我一起去，也不能幫我洗。我給他買了一打套袖，一打是十二個，套袖。我說，你兩個套胳膊，兩個套腿，這樣擋上衣服，它髒了是髒這套袖，你把它拽下來你就可以洗套袖，就不用洗衣服。一個笨老師就交給學生這個笨方法。他就把十二個套袖都拿去了，都拿到兵團去了，後來也真是像老師教的這樣，洗套袖不洗衣服。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，他告訴我，老師，我不會寫信，怎麼辦？不會寫字，我說這是老師責任了，教語文的老師，自己的學生不會寫信。我說

那怎麼辦？你會寫的你寫字，不會寫的寫白字。他說，老師，要是白字我也不會寫怎麼辦？我說畫圖。我告訴我的學生畫圖。這樣說了，我沒想到事實驗證了他真是這麼做的。他去的第一個月，我不知道那時候兵團給多少錢？反正第一個月他是給我寄回來十塊錢，那是一九七四年。一九七四年十塊錢，做一個下鄉學生來說，應該是就不少了。沒有信，我不知道誰寄回來的。當時我一想，我是九個學生到這個地方去的。一個一個一排查，肯定是這個，因為沒有信，他不寫，那幾個會寫信。我就想，那等等看吧。過了幾天，信後跟上來了，我一看這個信，太可笑了。我坐那兒看信我自己就笑了，因為我們辦公室兩個學年組，別的老師一看說，這劉老師自己坐那傻笑啥呢！我說我正在看我學生的來信。他們說，誰來的信？我們看看行嗎？我說你們看不懂。結果他們就圍上我了，我一看，我就給他們念。他們說你這什麼信哪，這簡直像天書。說像天書。我說我學生就會寫天書，你教的學生寫不出來。

後來我就給他們念，他說這是什麼？畫個房子什麼意思？我說畫個房子，上面還有個這樣的這樣的，這表示他住的是草房，上面苫的草，帶波紋的這是草。房前有一條小河流，因為畫一條小河流，裡面還有水，這是房前有條小河流。後來有個什麼圖？像那個葫蘆似的，這樣的，中間細一點兩頭粗，這樣一個圖，他們說，劉老師，這是什麼意思你明白嗎？我說我明白，這是管我要鞋墊。鞋墊那倆字肯定是白字他也不會寫，所以就畫個圖。人家就是有正確的字，很少，有白字，還有圖畫。就是這麼一封信。那些老師說，你給我們翻譯的對不對？我說等著、留著，等我這寶貝回來咱們對證對證。後來，一年多以後，從兵團回來探親，到我那去。我說，坐著，老師給你念念你第一次給我來的信，你看我念得對不對？我就給他讀出來了。他說老師，沒有錯，全對的。他說，別人看不懂，

我知道我老師能看懂。這個學生我教了四年，就能教出這樣的學生。所以我現在想起來，我還是當年那種感覺，我覺得我學生都特別可愛，沒有一個我煩的。你看雖然都是淘氣包子都很集中，但是到我這來，我就覺得個個都那麼可愛。

他們科任老師不願意給我們班上課，上不了，為什麼？我這些學生也真能出招來捉弄人。我給你舉個例子，我們有個老師，他是代課老師，人特別好，就是脾氣不好，長的模樣稍差一點，男老師。我們班同學就不看上他，看不上他就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什麼？叫狼狗。每當他上課的時候，他教物理的，每當他上課之前，我那幫寶貝們就在黑板上畫一隻狼狗，也沒有字，就是一個圖。你說那老師他能不知道嘛，一看就非常生氣，一生氣就敲桌子。你不是能敲嗎？那我們下次我給你畫兩隻狼狗，讓你使勁的敲，反正你敲你手疼，我們手不疼。這是對這個老師。

對另外一個老師，教生物的，這個老師也是男老師，這個男老師說話有點什麼動靜？咱們說就是公鴨嗓，男老師說話公鴨嗓就哦哦就這個聲。我們班同學又給他起個名，叫大山楂，因為他教生物，大山楂。怎麼逗呢？想買個山楂，沒買到，買了一個這麼大的小牛奶柿子，通紅的。擱房頂房笆上整一個環，栓個繩把這個柿子吊上去，一拉繩，這個柿子就貼房笆上，一鬆繩這柿子就下來。上間操，女同學跟我說，老師，咱們班房笆上有個心，不知道是什麼心，通紅的，妳去看看。我就到班上一看，一號淘氣包正坐那演習，一拉這繩，上去了，貼房笆上了，一鬆繩，下來了，擱那悠蕩悠蕩。我到跟前一看，我說這什麼東西？他告訴我，牛奶柿子，我們買山楂沒買到。我說幹什麼？下節課是大山楂的課。正好他一喊立，班長一喊立的時候，他這一鬆繩，老師站的那個位置正好這個東西是在他眼底下這麼晃蕩，人家把位置都設計好了。我說你統統給

我拿下來。他說老師，妳別管，可好玩了。這是第二個老師。

第三個老師是教地理的，教地理的是個女老師，個很矮，大約也就到我肩膀頭這樣。這名更好起了，小地雷，教地理的，小地雷。這老師，我是八班的班主任，這老師是七班的班主任，我們斜對門。因為我們班同學淘，有時候就去騷擾人家班的學生，人家老師肯定就不高興，不高興就批評唄，所以我們班同學記仇了。你批評我們，我們就得琢磨你。怎麼琢磨這個老師，妳不是女老師嗎？肯定膽小，就弄那個剛出窩的小老鼠，軟呼呼的一小窩。不是四方的粉筆盒嗎？把粉筆從盒裡拿出來，把這一窩小老鼠擱那盒裡，完了再把盒蓋好。老師上課肯定得寫字，寫字就得用粉筆。後來老師跟我說，我就覺得這八班頭一天怎麼紀律這麼好，一個一個都坐的溜直，沒有一個淘氣的，她說我還挺奇怪呢。一喊立禮坐，老師開始講課，一去拿粉筆，一抓，軟呼呼的，嚇得媽呀一聲，跑到辦公室說，劉老師，你們班的課我不能上，那粉筆盒裡是什麼東西，軟囔囔的？我說那你沒看看，她說我沒敢看。我說那我去看看吧。我就到我們班。到我們班我一看，一個一個坐的都可乖了，一點笑容都沒有。我一進屋我一瞅這個，我說，這個粉筆盒裡裝的是什麼東西，誰能告訴我？異口同聲的說：粉筆。我想是換了？我把盒打開一看，滿滿的一盒粉筆。在這個老師去辦公室找我的時候，人家已經掉包了，小老鼠不見了，換成粉筆。你說我說啥？

我說，剛才我沒來之前是不是粉筆？你們不可以說謊話，要告訴我。誰也不吱聲。你不是老是說不要說謊話嗎？我們不撒謊，我們不吱聲。就這樣的。我說那窩小老鼠是誰抓來的？我說那你是一個很勇敢的，一般我說我可害怕，我不敢抓，誰敢抓誰站起來告訴我。我就給他們舉了一個例子，我說我讀中學的時候，那時候打老鼠要任務的，要尾巴，專門交老鼠的尾巴。我記得我們班兩個男同

學和我，三個人一組，都知道我膽小，我那兩個同學說，妳拿著這個棍，妳去掀那個糧食墩，老鼠都在糧食堆底下。說你一翹這個墩，牠就跑出來，我們倆打。我就拿著這棍，我這麼一翹，那老鼠不就跑出來了嗎？那有壟臺、有壟溝，老鼠就順著壟溝，我往哪兒跑，老鼠跟著往哪跑，我前面提溜著棍跑，老鼠跟著我後面跑。我那倆男同學氣的，說帶妳簡直是帶了個廢物。他說讓妳拿棍翹，你翹著你先跑，老鼠攆你，不是我攆老鼠，是老鼠攆我。那怎麼辦？他說乾脆我們翹，你去打。我說那我也不敢。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告訴我的學生，老師怕老鼠，你們千萬別拿這個東西嚇我。他們說，老師，不嚇唬妳。不嚇唬我。我說哪個老師都不能嚇唬，好不好？就這樣跟他們商量。所以我們班，你說這樣的班我帶了四年，該操多少心，但是我沒有那種感覺。

我們班是什麼呢？別的老師對我們班的評價是，說「對內打仗，個個見血」，對內，就是內部打仗，個個見血，說「對外打仗，齊心協力，男生女生一起上」。所以我們班，那個時候有本書叫《林海雪原》，《林海雪原》裡有八大金剛，正好我們班牌號是八班。他們就說八班不是八大金剛，是個個都是金剛，我們班五十多個學生，個個都是金剛。跟人家打仗那生死不怕，能打到什麼程度？拿拖布去逗人家班的學生，人家班學生激了，拿三角刮刀就從這腋下，胳肢窩這兒就給攆進去了，完了還轉一圈。三角刮刀攆進去轉一圈是什麼概念？然後我們書記就叫辦公室去批評。女同學就來報告，老師，報告，咱班誰誰負重傷了，妳快去看去吧。我到黨支部辦公室一看，這渾身全是血，我跟書記商量，我說能不能先別批評，我先帶他去給他治療治療，回來你再批評，行不行？書記說，妳就是護學生，帶去看吧！我就帶去看，到門診一說，怎麼弄的？我說打仗打的。大夫說這都是賊皮子，不用處理。他一喘氣就一股血

，一喘氣一股血，那怎麼辦？我就帶上醫院吧。

上醫院走的這樣的道，往這面是醫院，往這面是車站，就走到這個岔道的時候，我就聽我後面呼哧呼哧喘粗氣，跟我說：老師，我不行了。我回頭一看，那臉都煞白煞白的了，我說那怎麼辦？老師背你吧，快點。他說老師，妳背不動。因為他已經比我高了，他說老師，妳架著我。我就架著他，結果他那小海襟衫全都是血，我的小白布衫也全是血。我連拖帶架給他架到醫院，跟大夫一說，你都別說是打仗，就照本實發了，問怎麼整的？我說打仗打的。說那一邊等著去吧。我說別等了，都這樣了，快點給弄弄吧！他胳膊上有四寸長大口子，是翻著的，那得淌多少血？後來大夫說，縫上可以，沒有麻藥。我說那麼長，沒有麻藥，那該多疼，求你了，大夫，快點給弄點麻藥吧！人家大夫都偷著笑了，問我學生：你媽呀？我學生說：不是我媽，是我老師。大夫說，老師管這事幹嘛，就這學生還能教？給送回家去吧！我說送不送以後再說，你先給這個傷口給縫上。後來給縫上了。就這三角刮刀轉一圈，大夫說非常難辦，它不像攆進去它沒轉，它轉了。所以就那個地方就給處理了，不冒血就可以了。

所以那四年，我家長都說：劉老師，這個班妳要是一直帶到畢業，妳得減十年壽命。五十多個，個個都這麼淘，能淘到什麼程度？我們班在三樓，有一天下課，男同學都趴著窗臺往樓下看，我們男同學是個個有外號，沒有一個小白人。其中有個長的黑黑的，像非洲人，外號叫亞非拉。亞非拉就說：咱們班誰最勇敢，怎麼鑑別？說從這兒跳下去，選王，誰第一。我們班有個叫癩子，說我敢跳。人家從三樓跳下去了。女同學連哭帶喊的去叫：老師，不好了，咱班癩子跳樓了。我說怎麼跳樓了呢？說亞非拉說誰跳誰是英雄，癩子就跳了。給我嚇的腿都軟了，我就從三樓辦公室往樓下跑，等

我跑到門口的時候，我往外出，人家這個一癟一拐的進來了。給我當時氣的，照著禿腦子啪就是一撇子，我說你找死啊你？你怎麼能從三樓跳下去呢？他說：老師，不是要選王嗎？誰跳誰是王，最後我就是咱班的王。你說淘到什麼程度！就是這樣，我教了這麼多這樣的學生，我也沒覺得當老師難、當老師苦。如果，假如說有來生，好像是我沒有來生了，假如我還有來生，讓我選擇職業，我還選擇當老師。

所以我現在就一看見這些學生樣的，我就覺得心裡特別親切，我就想當年我當老師的時候，跟學生在一起相處。你看十年的班主任，時間也不算短了。後來提幹以後，我是非常不願意幹，我說我不是當官的料，我就是當孩子王，我就是這塊料。當老師真是一個好職業。但是現在這個職業可能也被染污了。因為過去說過，兩種職業最高尚，最受人尊重，一種是老師，為人師表，一種是醫生，白衣天使。現在這兩種職業確實也是被污染很重了。

為了解決大家別打瞌睡，你看打瞌睡，現在老師在臺上坐著，打瞌睡不好意思，所以給大家講了一段，又算一段開場白。待會如果再有要睏了，要打瞌睡，我還有笑話給你們講。

現在咱們開始說正題。因為題目擱那掛著，我不得不說這個正題了。因為來咱們馬來西亞之前，就報了這兩個題目，這兩個題目既然報給大家了，咱還是要守規矩。今天的題目是「續佛慧命，正法久住」，我自己給自己出了個大題。昨天講的那個題也夠大了，今天講這個題還是不小。今天這個題我想從兩方面來說，第一方面說怎樣續佛慧命，第二方面說怎麼樣正法才能久住。咱們就得扣這個題。

怎麼樣續佛慧命？我就歸納總結了這麼幾條，第一條是什麼？就是要做佛門的接班人。佛門叫什麼？叫傳燈人。前兩天我們在新

加坡，晚上有個傳燈法會，我看挺殊勝的。就是說釋迦牟尼佛的法，祖師大德們傳到我們這兒，我們從老師那裡學來了，能不能接過來傳下去？這叫傳承。我們做為佛門的同修們，包括四眾弟子，能不能把這個燈傳下去，不要讓這個燈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滅掉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。如果我們要當好這個傳燈人，首先應該是有德行。昨天我記得我也說這個題，德行太重要了。就目前來看，怎麼樣有德行？提高自己的德行？就是紮那四個根。今天吃飯的時候，我聽有同修說，現在某某地方已經公開有文件反對學《弟子規》，就是覺得那是糟粕。至於是精華還是糟粕，讓歷史來驗證吧。咱們跟人家還是我那幾條，不爭論、不討論、不辯論，咱也不解釋。我們該做什麼就默默去做，別人怎麼說，嘴長在人家腦袋上，咱們不能把人家嘴封住，歷史會給出結論的。所以這四個根咱還是繼續把它紮好。除了德行以外要有學問，這個學問就是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要做專家，不要做雜家。祖師大德、古聖先賢這麼教我們的，現在師父上人老人家也是這麼教我們的，我們要聽師父的話，要照著這個去做。這兩條做好了，我們做為一個傳燈人，應該是比較靠近了，不能說完全合格。這是第一條。這個就是我們要時時刻刻想著，讓釋迦牟尼佛的正法久住世間。

第二個就是成佛，成佛是續佛慧命的一個重要的。怎麼樣才能成佛？我用一個詞，就是死心塌地的一心歸命阿彌陀佛。死心塌地這個詞很容易理解，一點不猶豫，一點不懷疑，我就是一條道走到底了，這叫死心塌地，一心歸命阿彌陀佛。這一生當中就一個方向，西方，一個目標，極樂世界，親近阿彌陀佛。一定在這一生中超越六道輪迴，超越十法界，回歸常寂光。這是我們續佛慧命的另一個重要的條件、因素。

第三條，報佛恩，依教奉行。我們總說「上報四重恩」，怎麼

個報恩法？不能光說不做。能說不能行，不是真修行，一定要說到做到。依教奉行四個字很簡單，真正落實起來不是那麼太容易的。我在這裡要給大家解釋，依教奉行從哪幾方面來做，你得讓大家有個抓的東西，你別淨說理論上的東西。依教奉行就是六個字：老實、聽話、真幹，這就是成佛的祕訣。老實是怎麼解釋？就是一部經、一句佛號，一生受持不改變，這就是老實。聽話，就是對經上所講的道理一點不懷疑，把經上講的道理變成自己的思想，對經裡的教誡全盤接受；這個詞注意，全盤接受，不是這部分順我心，我就接過來，接受，那個部分我聽聽好像不太順我心，我就不接受，那不對，是全盤接受。接受以後，變成自己的行為，這個就是告訴大家要落實。這就是聽話的意思。真幹就是落實在行動上。你的心住在哪？住在度世之道，住在智慧上，住在大慈大悲上，我們的心要有個地方住，要住在這個。用這個去幹什麼？去用你的行動影響你周邊的一切苦難眾生，我們要念念想著拯救苦難眾生，拯救地球。現在地球災難這麼大，我們不能袖手旁觀，老法師說，一百個人當中，如果有一個人是真修行、真念佛，九十九個人借光，那九十九個人都沒有災難。你想，全世界六十五億人口，如果有八千人真修行，整個地球就安全了，就太平了，這樣的事情難道不是我們佛門弟子應該做的事情嗎？我們能不能做這八千人裡的一員，那就看我們的信念和願力了。這是第三個。

第四個，身體力行，為眾生做好樣子。做好樣子，我從三個層次來說，第一要從做人的好樣子，第二要做學佛人的好樣子，第三要成佛的好樣子。從這三方面來給眾生做樣子。第一，我先說說怎麼樣做做人的好樣子？我們都是人，但是我覺得現在人不知道怎麼做人了，所以我們就是得給大家做個樣子，人應該怎麼做。怎麼做？就從六和敬做起，別人不願意做的我們做，別人不願做的我們

做，而且要鍥而不捨，天天做，月月做，年年做。用這個去感化你周圍的眾生，因為我們是善心善行，有這麼幾句話說，「善心善行對待人，學佛之人要記清，別人不善我要善，純淨純善是修行」。就是別人不做的事，我們做為學佛人要去做，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

剛才我說了，老師要給學生做個好樣子，就是現在的孩子們思想比較複雜，因為從電腦、電視學了好多烏七八糟的東西，但是有時候他也有明辯是非的能力。比如說現在，我剛才說了教育是個問題，因為我一九六四年參加教育工作，當過老師，當過校長，當過教導主任。我親身體會到了，咱們目前的教育，就從我當老師那時候開始就應該說是失敗的教育，培養不出來人才，現在是愈來愈厲害了。過去老師講究師德、講究師道，現在提起這樣的名詞可能人覺得可笑，那不都是傻瓜嘛，講什麼師道，講什麼師德！比如說現在分班，家長的想法都想把孩子送到好學校，然後送好班，這樣就給一些人造成了一個大空間，發財的空間。有些事情可能別人都不太理解，比如說我那小孫女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，一個偶然的機緣就上了我們哈爾濱市最好的一流的一個小學，我們沒有走後門。為什麼？我不知道這個後門，我不會走後門。當時我兒子和兒媳婦跟我說，因為這個學校的教導主任就是當年我兒子兒媳婦的班主任，他現在就在這個一流的小學裡當教導主任，而且我倆的私人關係比較好。兒子兒媳婦跟我叨咕的意思就說：媽，妳和我們老師關係那麼好，妳說說唄，讓荷荷能夠上這個學校。我說不能說，給人添麻煩，這個學校肯定非常難進。

後來就遇到了一個什麼因緣，我兒媳婦的一個親屬說去跟領導談談，結果也不認識，一談人就收了。我聽說花兩萬三千塊錢，兩萬塊錢給學校，三千塊錢給領導，好像是這麼分配的。後來孩子已經上學了，就是我這個同事，兒子兒媳婦的老師，就問我說，劉老

師，妳孫女上我們學校花多少錢？我說兩萬三，我聽孩子們報告兩萬三。他說騙人，上我們學校兩萬三能進去？我說那得多少錢？他說最低價碼三萬五，你要能進去，那絕對是門子橫。我說，我家沒門子，你在那兒，我找過你嗎？我兒子兒媳婦找過你嗎？他說沒有，他們送孩子上學去我才發現。就是這樣，你不走後門倒被人家不理解了。所以現在有很多現象非正常。

孩子們有時候回家也叨咕一些事，互相比什麼的，我告訴我孫女不可以和任何人比。我孫女有一次跟我說，奶奶，我們老師好。我說，妳說說你們老師怎麼好？要不說老師你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都在孩子們眼睛裡，你應該要配老師這個稱呼，不要去染污它。我孫女說，我們老師不收禮物，人家別的老師都收禮，我們老師不收禮。開家長會的時候，老師告訴家長，任何人不能給我送禮，包括教師節學生每人給老師買一束鮮花，老師都不接受，說不能這麼培養孩子。所以，我的孫女就是小學從一年到五年是這一個老師教的，一個老師把她送到畢業的。我說孫女，妳很有福報，小學攤住了一個好老師。如果這老師要是很貪心的，對孩子肯定會有影響的。做為父母，要給子女做個好榜樣，如果父母貪心，愛貪小便宜，你教育出來的孩子保證他也貪小便宜。所以咱們為人父、為人母要給孩子們做個好榜樣，要為孩子一生的成長著想，不要看眼前一點小利益。這是第一個，做做人的好樣子。

第二個，做學佛人的好樣子。我們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學佛的。第一個好樣子是什麼？你要真學佛，不要假學，真學就是無所求，如果說有求，我就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沒有別的其他的求。假學佛就是求發財，求有個好工作、買個好車、有個好房子等等等等，這個。這樣的求，去學佛就是假學佛，你也成不了佛。真學佛的人有兩個標準，是什麼？你一定要有人緣，第一要有人緣。你沒有人緣

，誰都不願意接近你，你怎麼去度人？人家離你都遠遠的。所以人緣很重要。第二，有法緣，你說話，你給大家講什麼，人家願意聽，感覺你說的還有些道理，不討厭你。所以，有人緣、有法緣，有這兩個緣之後，你就有三個力，什麼力？感召力、親和力、凝聚力。你有這三種力了，大家都願意接近你、接觸你，願意和你說心裡話，你這樣你想度人才度。否則的話，人家討厭你、遠離你，你怎麼度人？你說，你來來來，我度度你。人家說你度誰？你自己還沒度明白呢！是不是？這是一個真學佛。

第二個就是念念不忘苦難眾生。我每次講，我都很重點的說這個問題，為什麼？我們不要老想我們自己，眾生和我們是一體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所以你一定要想著那些苦難眾生。就像師父說的，不要做自了漢，不要獨善其身，當你和眾生還有緣的時候，你一定要兼善天下。我現在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，我不能自己回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回去西方極樂世界，我沒有臉見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要問我說：劉居士，妳怎麼一個人溜達回來了？一個人沒帶來呢？我無顏見阿彌陀佛。所以我現在就想，如果我還能多住一段時間，我一定帶更多更多的人、眾生一起回西方極樂世界，向阿彌陀佛報到。

在這裡我給大家說兩首偈子，「端正淨潔莊嚴相，為諸眾生開法藏，願佛無邊智慧光，照耀佛子回故鄉」。第二首是「彌陀是慈父，翹首盼兒歸，可憐兒深迷，不識歸鄉路」。就是現在很多眾生還在迷中，找不著回家的路，我們如果明白了，一定要幫助他們轉迷為悟，帶著他們一起找到回家的路，一起回家，不要自私自利。你想阿彌陀佛就像我們的慈祥父親一樣，翹首盼著孩子們歸來，可是孩子們迷，還沒找到回家的路，我們要幫助他們。這是第二個，不忘苦難眾生。

第三，要拓開心量，放下我執。這個我執實在是難放，我們說話，你看「我認為，我覺得，我如何如何」，總是把這個我放在前面，這就是我執。有這麼幾句話說「心大量大，福報大，智慧大」，我們學佛人應該大胸懷、大心量：翻過來就是「心小量小，福報小，智慧少」，它是對應的。心量愈小，你的障礙就愈大，這個你可得記住。你心量小，你障礙愈大，智慧就愈少。如果你要是心量大，說我們這道場很小，道場不大，但是你要是心量大，小道場可以變成大道場；你要是心量小，這個道場很大，它可以變成小道場，真是這樣的。你想我們這個道場不算太大，就今天有多少眾生在這兒聽，無量無邊，不計其數。我們在座能看著的，這是我們眼睛能見到的，我們見不到的太多太多了，無際無邊。

我記得二〇〇〇年我住院那年，過生日，我的一個老處長給我一件生日禮物，是一個什麼？就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塊石頭。因為我是屬雞的，也巧，他那個石頭就是個雞型，是自然的，不是說雕刻出來雞型，就上面好像還帶雞冠似的。他就在那個石頭上，給我請個雕刻家刻了四個字，「胸盛大海」。我就問他，我說你幹嘛給我刻了這麼四個字？他說我很佩服妳，做為一個女同志，心能這麼大，很少見。我說我心怎麼大了？他說妳不怕死，一般的比不上你。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很重了，隨時面臨死亡，但是我很樂觀，所以老處長就給我這麼一塊石頭。後來我就覺得，不是胸盛大海嗎？那還有沒有比大海更寬闊的？天空。對不對？大海得在天底下，所以天空比大海要廣闊。還有沒有比大海更廣闊的？那就是人的心胸。所以說最寬廣的是人的胸懷。

我們平時可能遇到一些事，今天上午，我在外面站著的時候，咱有一個同修去請教一個問題，說現在遇到一些問題，就不知道怎麼處理。好像還是有煩惱，我就跟他嘮了一會。人遇到一些什麼事

，不要往前擠兌，要退、要讓，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讓三分風平浪靜」。你要倆人有矛盾了，互不相讓，你就打起來了，吵起來了；如果有一個人讓了，這事就平息了，一個巴掌拍不響。所以咱們學佛人要往後退、要讓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另外有這樣一句話說，人的富有，不在於你擁有得多，而在於你計較得少。我們好不好計較事？遇到事總想弄個裡表，誰對誰錯，誰是誰非，太累的慌了，傻氣。你愈計較得少，你擁有得愈多，你愈富有。說「人與你斤斤計較，是人不如你；你與人斤斤計較，是你不如人」。這都是很有哲理的話。我們聽了以後，不要這耳聽那耳冒，你在生活當中你落實落實，你會覺得快樂的。

另外還有一般人講，「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」。我們是學佛人，我們是修行人，這口氣我們怎麼辦？要高高興興的咽下去，這是真功夫。你非得要爭這口氣，你沒有功夫；你高高興興把這個咽下去，你是真功夫。忍辱是幹什麼的？保持功德。布施是積累功德，但是忍辱能保持功德，你不能忍辱，一發火，所有功德全被燒掉，火燒功德林。所以要學會忍辱，況且有的時候還不是什麼辱，這個事我都經歷過，人家對我那個說法多著，我就是心大不在意。人家打抱不平，告訴我，說人家誰背後說妳如何如何，那都叫人很難承受。我聽了以後，我就說是嗎？是說我嗎？就過去了，我認為那不是說我。我認為我自己最瞭解我自己，我是什麼人我知道，別人怎麼說，他不如我瞭解我，我就這麼想的。所以，人家給我造了很多謠言，這不也過來了嗎？我還是我，是不是？他沒傷著我一根汗毛。

還有咱們說「理直氣要壯」，給它改個字行不行？「理直氣要平」，你別壯，你平和。說「得理不饒人」，這把我可抓著你理了，我可不饒你；我說咱也改個字，「得理要饒人」。你就改一個字

，它意思完全就變過來，這不就是轉心念嗎？你那個心念，你就是氣壯、你就是不饒人；你這麼一翻，你就是氣平、你就是饒人。這多好！你饒了別人，別人不煩惱，你也不煩惱。所以咱們說人生最大的修養是什麼？老說修養修養，什麼是最大的修養？倆字：寬容。不是說「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」，大海為什麼能納百川？小河溝為什麼納不了百川？因為它沒有容！海因為有容，所以才能納百川。做事，咱們要有個原則，誠，真誠的誠，與正，倆字，一個誠，一個正。做人要正派、要正直，別整那個勾勾巴巴的那些事，琢磨人、算計人，小心量、小心眼，那不是咱修行人應該幹的；要誠與正，這是做事的原則。

做人的原則，寬與柔，柔和的柔。這四句話我特別喜歡，就是說「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」，你們仔細琢磨琢磨是不是？原諒別人是善待自己。你要揪住人家不放，你自己也痛苦，不會快樂。如果說我揪住他不放，我特別快樂！那好，我支持你，你繼續揪著不放，你試試你就知道了。再這兩句我更喜歡，說「恭敬別人就是莊嚴自己」。我給你舉個例子，你要是夫妻倆，咱們別舉別人，你夫妻倆吵架了，你趕快照鏡子，你看看你那個臉，什麼臉？鬼臉，一點不莊嚴。你要心平氣和的、滿面笑容的，你照照鏡子，佛臉、菩薩臉。你說你願意看佛臉、菩薩臉，還是願意看鬼臉？肯定你願意看菩薩臉、佛臉，不願意看鬼臉。那你也別把你那個鬼臉給別人看，就不莊嚴了。所以一定要恭敬別人，你才能莊嚴你自己。

有時候我們就愛爭啊爭啊，說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是什麼？是唯有我們奉獻出來的東西，能留在這個世界上，你得到的一切，隨著死亡全部消失。什麼能帶去？昨天我不是說這樣走，你手是這樣的，你不是抓著東西走，你什麼你都帶不去。我們有人還有個習慣，老後悔，過去這個事一想起來我就後悔，懊喪。傻！應該什麼？不

後悔過去，過去它已經過去了，你後悔它幹什麼，幹嘛要用過去的事來折磨你自己？這是一。二，不渴望未來。就是對以後沒有計劃、沒有規劃、沒有打算。我這六十多年就這麼過來的，我什麼事都沒有規劃、沒有計劃，我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，所以我沒有渴望。這樣就不自尋煩惱，你要一後悔過去，你肯定煩惱，你一渴望未來，覺得那目標很宏偉，還有點達不到，自己就煩惱了。什麼是最聰明、最是智慧？就是把握當下，腳踏實地，這個人生是智慧人生。你們看我活得瀟灑、活得快樂，就是因為我做到了我不後悔過去，過去事我也記不住，忘掉了。未來的事，沒來呢！今天早上一睜眼睛，又多一天念阿彌陀佛時間，我今天的任務就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求生淨土，等著阿彌陀佛來接我。別的事什麼也沒有，所以我就快樂。

我們有時候眼睛睜的是不是有點大？盯這個、盯那個，百年以後，你說世界上哪樣是你的？什麼都不是你的，所以現在你也別盯這個、別盯那個。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是最大的智慧、最大的聰明。我記得我在香港，他們帶我們去參觀一個地方，叫什麼地方？反正就是富人區。導遊給我們講了一個第一亞洲富婆的故事，人說名字了，我忘了。說這個富婆億萬家財，他的丈夫被黑道的給綁架了，然後這個富婆就開始和公公婆婆爭財產、爭房產，爭了一年多，打官司、告狀。一年多以後，這官司怎麼樣我不知道，也可能是勝了，大概這富婆把財產爭到手了。她自己得了癌症，一年多死了，嗚呼了。你說一年多打官司爭財產，爭來爭去也爭到手了，一命嗚呼。

我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，我們那兒有個佛友，特別有錢，至於人家錢是怎麼來的，我沒調查，我不知道，他是搞醫的。他病了，病了以後他就著忙，就給他這些兒孫們分錢。分完了以後，後果就

出來了，兒孫們開始打仗，因為什麼？分得不均。有的分二十萬不嫌多，有的分十萬嫌少，結果老人家攔那躺著，就看著兒孫們為爭奪這個錢吵架，氣得夠嗆。後來兒孫們就翻，又翻出來十萬塊錢的券，說這券以後可以換錢，又開始分這個券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老人家一口氣沒上來，死了，這不錢也分了，老人家也死了。兒孫們一看，你可死了，快點給你送冰櫃裡去吧。人家就把這個老人家就送到冰櫃去了。送到冰櫃回來得接著分這券，這是第一任務，是不是？你死了活該。送到冰櫃裡去以後，等三天出的時候，什麼景象？老人家的十個手指頭從那棺材的兩旁摳出來了，為什麼？因為那冰櫃就是寒冰地獄，他剛咽氣就把他送到冰櫃裡去了，他痛苦！他神識沒有跳出這個肉體，所以他兩手就使勁的往外抓。他那是紙殼棺材，他就能把那棺材抓透了，十個手指頭在外伸著。就是這樣，你說人有沒有錢？有錢最後能怎麼樣？所以咱們有智慧者，一定要把錢花在正地方，你要積德積福。有這麼一句話說「積德積福不積財，積財是個大禍害」，這就是事實。

有的佛友提出來，說每天都被一些事情困擾著，我想一想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困擾？是非。是非是人生最大的困擾，你要跳不出來這個是非的圈子、這個泥潭，那真是像枷鎖一樣給你左一道右一道的纏繞著。對於是非，我是這樣處理的，我不聽，別人嘮家常裡短，張三李四如何如何，我不聽，我也聽不懂；我不說，我也不搭碴，我不理睬，我不傳。你要做到不聽、不說、不理、不傳，那個是非慢慢的遠離你了。有的人好奇，一聽人家說張家長李家短，本來沒他的事，他湊熱鬧湊到跟前，跟人家湊湊。他也得搭上兩句，再添點油加點醋，本來是一個很小的事，愈傳愈大、愈傳愈大，最後弄的不亦樂乎，甚至都打翻天。所以，對是非這個問題，我們學佛人一定要重視，一定要注意。不要攪和到那裡去，沒有什麼是非，

是非都是你心想出來的，你想它沒是非它就沒是非。別人說你大，阿彌陀佛，說你小，也阿彌陀佛，哪有是非！他說什麼你都聽了，他都在給你唱阿彌陀佛，讚歎你！

說「吃虧是福」，這句話很平常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你認不認呢？說起來容易，說吃虧是福，但是遇到具體事，我還是想賺點小便宜，能佔大便宜那比佔小便宜更好，還是這樣嗎？這就是人的一種習性吧，還是一種比較貪。反正我這一生，六十多歲快要七十了，應該說一生也差不多了，我是沒佔過便宜，我盡吃虧。但是好像，這是別人給我的評價，我們單位同事們說：妳看妳，什麼也不爭，什麼也不搶，一天傻乎乎的，咱們委裡什麼好事也沒落下妳。我自己還不知道，我說什麼好事？說千分之二的工資，人家一生漲一次就夠意思了，你還漲了兩次。我不知道，我什麼時候漲的？我就知道有一次是畫勾，因為我們各個處室有一篇紙，那上有若干個名單，你同意給誰漲工資你就給誰畫個勾，三上三下，因為那把畫就把我畫上去了，所以那個我知道。我說第二次什麼時候漲的？說第二次妳連續三年優秀公務員，又漲了一次。我不知道，因為我對工資沒有概念。

所以他們說，你說妳官也沒耽誤、妳錢也沒耽誤。我說那你們看我，哪個是我爭來的？說我們看得清楚，哪個你也沒爭。因為我在我們委確實是非常傻非常傻，有時候我做那事，我覺得我應該做的，我也不張揚。別人知道了，還說我、批評我，一剎那心裡有點不痛快。比如說我一九九一年幫助五個孩子上學，都是湖南的，仨苗族，倆漢族。我就是填個單給團中央郵去了，他就給我分的，就是這樣。原來是倆，一男孩一女孩，後來男孩弟弟上學了供不起，我說我供，女孩倆姐姐考取了供不起，我說我供，就由倆增長到五個，這個事五年誰都不知道。後來我出差，孩子們來信，我們單位

有人好奇拆開看了，發現了，就給我報告了。報告以後，有的人就對我有意見，就說我：全委妳也不是什麼富戶，窮嗖嗖的，你窩窩頭翻跟斗，顯什麼大眼？給我一頓訓斥，我當時有一瞬間心裡不痛快，五年了我自己都沒宣傳過，你們拆信才發現了，那怨我嗎？我就跟他們怎麼解釋？我說我一不是窩窩頭，二我不翻跟斗，三我那窩窩頭是死心的，沒眼。人家聽了，我也不知道人家是生氣還是發笑，北方蒸窩窩頭不是中間有個那麼大的眼嗎？我說我不是窩窩頭，二我不翻跟斗，三我那窩窩頭死胡路，沒有眼，這事也就過去了。回家以後，我老伴就不高興了：這麼大的事，妳也不和家裡人商量商量，妳郵了幾年錢了？我說五年了。他說還郵嗎？我說，接著郵，一直郵到他們畢業，不能讓他們中途輟學。所以，一直從一九九一年開始郵到二〇〇四年，把這五個孩子全供出去了。所以就是有些事可能是好事，但是被人家誤會，被人家諷刺、挖苦。你挖苦就挖苦唄，反正我想五個孩子出去了，我任務完成了，我覺得無怨無悔。以後再有這事，如果我有能力我還供。

說「常使別人快樂的人，你自己也必定快樂」，這個是真理。你快樂，你帶給別人是快樂，你自己肯定快樂。你說我供這幾個孩子，我工資那時候也不高，緊不緊張？也有點緊張。但是我看著他們給我寄來那照片，我非常感動，我覺得我這工作、這個事我做得對。所以說「輕輕的一聲讚美，就已經拉近了你我的距離」，這個話也很好。你總是指責對方、批評對方，愈來愈距離就愈遠；你讚歎對方，你倆的距離就愈來愈近了。所以，咱們應該學會讚美別人、讚歎別人，不要老盯著人家這不對、那不對。我還得說我那四句話，我特別喜歡，就二〇〇三年，誰告訴我的我不知道，說「大山的氣魄，大海的胸懷，大地的淳厚，聖者的風采」。當時我就特別喜歡這四句話，但是我不知道說誰，我跟誰對號？後來我第一次上

香港去，我一下子找著，對號了，老法師。真是，我對上號了。

我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，舉誰的例子？就是胡小林老師的老父親，他叫胡丕林。老人家往生了，前些日子在深圳我們給老人家念佛來著。胡老師我們坐在一起嘮嗑的時候，他就舉了一個例子。因為老人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是一個企業的領導幹部，當時有一件什麼事？就是當時那個企業很困難，每個月有三百塊錢是給職工們的困難補助。當時有一個鍛工，他就要這三百塊錢，老人家說那麼多職工，就給他二百六十塊錢，就留了四十塊錢，就說再有急用的話，這還有四十塊錢可以應酬。這個鍛工就不滿意，說這三百他都要。這個事就沒滿他的願，他就記恨在心了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這個鍛工就用鐵棍一下子把老人家的腰就打斷了，然後用拳頭把眼睛就打得眼底出血。所以後來老人家晚年的時候，雙目失明，腰也不能活動，就是這樣。老人家走的時候是八十五歲，今年，現在說是去年，八十五歲。

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，不就是過去打人的那些個人就要受到處罰，老人家這時候已經回到北京，官復原職了。有人去取證，就是要打他的人抓起來，蹲監獄唄。老人家說這個錯誤，當時不是哪個人在犯錯誤，是咱們整個國家、整個黨都在犯錯誤，不要追究他一個人的責任。說他家孩子多，生活很困難，如果把他抓起來，蹲了監獄，他連一個勞動力都沒有了，還是應該教育，讓他寫個檢查就好了。就從這件事情我聽了以後，我非常感動，八十多歲的老人家，可以說他的後半生都是一個殘廢了，眼睛看不見，腰走路又不行。但是他老人家，對這個打他的鍛工沒有一點怨、沒有一點恨，他想的還是他的難處。所以我就想，老人給我們做了這樣的示現，應該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。

還有那天，胡小林老師在新加坡演講的時候，拿了他老父親的

一條線褲，當時他是痛哭流涕，老人家那線褲前後都是洞。你說就按胡老師家庭經濟條件，至於一條線褲能買不起嗎？不是的。老人家非常非常節儉，一生都在給兒女們做表率。所以胡老師說，以前和父親四十多年不太接觸，沒和老人家一起過。就這臨走前的四個多月，走到老人家的身邊，才體味到了這父子的親情，父親對自己的教誨和影響。胡老師的發言也讓我非常感動，以後有機會大家可以看那個光碟。

對別人的是是非非，我們應該這樣來處理，就是「莫說他人短與長，說來說去自招殃，若能閉口深藏舌，便是修身第一方」。為什麼咱們中國的中，不是一個口字嗎？口字加一豎，閉嘴！所以咱中國字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，以前有人說要把漢字取消，變成都像那個和外國接軌什麼什麼的，錯誤。哪有中國字這麼好的文字，改成簡化字已經很遺憾了。還有「若見他人非，自非卻相左，他非我不非，做個快樂人」。別人怎麼樣你管不了，人家願意怎麼的，那是人家的事，你把自己管好了，你別看別人不對的地方，你就快樂了。

我記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，那時候我正在讀中學，那個時候有個什麼口號？叫做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」。可能和我年齡相仿的大概都記得，當時一個是這個口號，還有一個就是學雷鋒，那是我中學時候我記憶最深刻的。那時候，給老人讓座那太普遍了，不像現在。我現在我要坐公共車，我都站在沒有座位的地方，它有一個橫棍，我把著那站著。我不敢坐人家有座位的那個地方，要是年輕人，人家瞅瞅你挺討厭；你說不給你讓座吧，你攔這站著，給你讓座，心不甘，所以咱別討厭。有一次，我有座位，上來一個年齡比我大的老人家，我就給老人家讓個座，讓他坐。那老人家就說：妳也不比我小，妳怎麼給我讓座呢？我說我肯定比你小，您老人家多

大歲數？他說我七十。我說我比你小三、四歲，我應該給你讓座。後面有個年輕小夥子說了一句：真討厭！我想我也沒怨你應該給老人家讓座，你沒讓我，我讓了，你還說。我也不知道他說我討厭，還是說那個老人家討厭，我估計應該說我。「你欠什麼呀？我都沒讓，你讓啥呀！」大概是這個意思吧。

我覺得那個口號，說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」，就現在來說，也應該是非常實用的，我又給它增加了幾句，說「我愛人人，人人愛我；我敬人人，人人敬我；我幫人人，人人幫我；我是人人，人人是我」，最後一句話歸到哪？虛空法界是一體，就是這個。

說修行的極致是什麼？什麼叫極致？就是結果，最終的結果。修行的最終結果是什麼？我告訴你六個字：平常、平凡、平靜。這就是修行的最後結果，六個字，三個平。修行的檢驗標準是什麼？我前兩天看了一個雜誌說了，說用什麼標準來檢驗？不是說誰給你摸摸腦瓜頂、誰給你澆點水，不是這個，這個不是檢驗標準。檢驗標準是看你的身心、氣質是否發生了根本轉變？兩個字：氣質，「氣」是外在的，能摸得著、看得著，「質」是內在的。氣質發沒發生根本改變？這是檢驗你修行的一個標準。說你愈來愈柔軟、你愈來愈光明、愈來愈充滿了憐憫和慈悲；你對人平等，寬懷對待一切人事物，包括你對自己；什麼是非、對錯、美醜你都看淡了，自己變得愈來愈平常，愈來愈平凡，最後平靜的死去。有多少人怕死，真是，能達到平靜的死去，你了不得，你是佛！怕死，人平時說我不怕死，我跟阿彌陀佛去。阿彌陀佛來了，你說我還有兩件事沒處理，等我兩天吧，阿彌陀佛走了，機緣錯過了。阿彌陀佛要來接你，你可千萬一分一秒也別停頓。那天在新加坡我跟大家說，我說如果現在阿彌陀佛來接我，我就在臺上我就走了。這是第二個做學佛人的好樣子。

第三個是做成佛的好樣子。你說一千道一萬，最後你不成佛，什麼都是零。所以你今生一定要成就，一定要超越六道輪迴、超越十法界，回歸常寂光，你這才能給人做好樣子。為什麼我前段時間，我一直說我定了個目標，三年內我一定要成就我自己。我當時怎麼想的？我就想給大家做樣子，因為很多佛友跟我說，老說這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見阿彌陀佛，活著走，不是死了走，沒見著真的呀！沒見著真的。我當時聽了以後我心裡就起了個念頭，我要是找別人說你們給表演表演做個真的，人家還不願意，畢竟說往生就是死了。我不能找別人，我還找我自己吧。我尋思如果阿彌陀佛批准了，我就給大家表演表演，遊戲人生，是不是？你來這世間你就是來旅遊的，你這個點看完了，那個點看完了，景點你都看完了，你還賴著不走幹什麼？是不是？樂樂呵呵回家得了，多好！所以我說了以後，我身邊的佛友說：大姐，妳怎麼盡胡說，妳幹嘛要三年成就？我說：三年都晚了。昨天我說了一句，一定要剋期取證，最晚把時間定在二〇一二年的十二月以前。

第五個說發菩提心，自覺覺他。什麼是菩提心？很多同修問我說，老說菩提心，這個詞太熟了，究竟什麼是菩提心？我給你列幾條，你就有個抓的地方了。第一條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是菩提心。這是老法師那二十個字裡的十個字，這就是菩提心。念佛成佛是無上的菩提心，這是第二個。第三，不捨眾生的心是菩提心。第四個，求正法的心是菩提心。第五，求無上正等正覺的心是菩提心。第六個，自覺覺他之心是菩提心，鍥而不捨的把淨土念佛法門、把《無量壽經》介紹給眾生是菩提心。你不管別人怎麼說，怎麼呵斥你，你堅定不移的一定要把《無量壽經》和念佛法門介紹給眾生，讓更多的眾生有機會成佛。

再一個是說說「隨緣妙用，廣度有情」。隨緣妙用就是把世出

世間法融為一體，落實在生活當中，落實在接人待物處事當中。怎麼用？比如說形象相同，你得和大家都一樣，和眾生和光同塵，不是說我多麼多麼高大。有的人一學佛，就覺得了不得，我學佛、我念佛擱家裡也拔梗，是不是？覺得我比你們強。那不行，得和眾生和光同塵，你的外表、你的形象和別人沒有什麼兩樣。但是心不一樣，外表相同，心不同，心怎麼個不同？不分別不執著、不起心不動念。定，在禪定當中，除了一句阿彌陀佛以外，什麼都沒有。永遠不失望，一切順其自然，無論外界的環境怎麼變化，心是定的，永遠住在覺正淨上。有那麼一句話，叫「百花叢中過，片葉不沾身」，就是外面的環境怎麼變化，你的心是不動的。隨緣妙用是表法，是幫助眾生轉迷為悟，隨緣沒有自己，隨緣自在；攀緣生煩惱，千萬不要攀緣，包括弘法利生、做好事、做善事也要隨緣去做。「隨緣妙妙妙，隨緣無煩惱，方便度眾生，妙用是善巧。」

再說一個，就是什麼叫發菩提心？就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傳承下去是菩提心，這個就當前來講特別重要。咱們做這項工作，是做偉大而神聖的工作，未來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，雖然困難重重，但是我們一定要堅持做下去。因為「中華民族五千年，古老文化多燦爛，世世代代莫忘本，造福後人是聖賢」。我們現在所做的這個工作是聖賢的工作，將來我們都是聖賢，我們要為後代留福、留德。

下面再講講怎麼樣發菩提心？這個我歸納整理的不一定全，供大家參考。怎麼樣發菩提心？第一條，要清楚自己的根性，選擇正確的法門，別把藥吃錯了。這個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們在學佛的過程當中，你選擇哪個法門非常非常重要。八萬四千法門就是八萬四千種藥，是對症每個眾生根性的，你自己是什麼根性，你要去對號找那個藥，就是那個法門。我是中下等都談不上，我是下等根性，我就會念阿彌陀佛，所以我就選擇念阿彌陀佛、讀《無量壽經》

，這八年多少有點成效。如果最後我往生的時候我走得很好，很瀟灑、很自在，那就說明我這條路走對了，你們就大大方方的跟我學。如果我走得不好，太太歪歪的、東倒西晃的、哭爹喊娘的，那就不行，你們就別照我學。我估計我這條道肯定沒走錯，因為佛菩薩不騙我，師父他老人家不騙我。咱得把藥吃對，你別感冒了你吃拉肚子藥，倒糟糕了。

第二條，選擇真正的明師，這也非常非常重要。我說這個明師不是出名的那個名，是明白的明。得選明白的師父，光出名不行，出名是真名、假名還說不準。真正的明師就在我們眼前，還上哪找！

第三條，自覺覺他。發菩提心，你一要自覺，自覺就是今生你一定要成就，這是你唯一的選擇，沒有第二條路，這叫自覺。覺他就是要心裡想著眾多的苦難眾生，還是那個不做自了漢、不獨善其身，要兼善天下。

第四條，就是怎麼樣發菩提心？要知足常樂。「萬事知足心常樂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。什麼事你都知足，肯定你心裡樂樂呵呵。你要是有所求，你就煩惱。所以我說「有欲則苦，無欲則安」，這個欲是欲望的欲。人的欲望就像一個深坑，沒有底。昨天我記得在吃飯的時候，幾位同修嘮嗑就說，說過去我們中國大陸，那幾年講萬元戶，要成為萬元戶可了不得了。現在萬元戶可能能當十塊錢，不知道。所以萬元戶就想百萬元、千萬元、萬萬元，現在人每天忙忙乎乎的幹什麼？就是賺錢賺錢賺錢，賺到最後兩手一撒，什麼也不是自己的。所以我就覺得我窮嗖嗖挺好，什麼負擔沒有，到時候阿彌陀佛一來，蓮花座一坐，回西方極樂世界了，什麼錢也不需要。剩下這個臭皮囊，願怎麼折騰怎麼折騰，和我沒關係了，就完了唄。

所以那時候有同修說讓我整過河錢，我也不知道什麼叫過河錢。我一問，人說你死了往外發送還得錢呢，你手裡一個錢沒有，到時候拿什麼發送你？我說這個問題我還真沒提到日程上，沒提到日程上，第二天早上，我不是每天磕四個小時頭，拜佛。也不知道誰告訴我的，說「我有蓮花台，何需過河錢，一心為眾生，彌陀來安排」。我特別高興，我見著讓我整過河錢這些佛友，我說你們淨瞎跟著操心，人家我不用過河錢。他們說那你怎麼辦？我說彌陀來安排。我的任務，我就為眾生服務，眾生有什麼事需要我辦，我盡心盡力去辦，我說我的事歸阿彌陀佛管，就完了唄。你說一個人有什麼本事？老法師說了多少遍了，他的這一生不就是阿彌陀佛給安排的嗎？你說安排的多好！我們跟老法師比一比，誰能比得過？所以得跟老師學。老法師是跟他老師學的，你現在想做老法師的學生，你就跟你的老師學。所以我就跟師父學，我什麼也沒有，到時彌陀就給我安排好了，我該上哪就上哪。這是知足常樂。

下一條就是勇猛精進，不退縮。我們在學佛的道路上，發菩提心會遇到許許多多障礙，遇到障礙怎麼辦？一定不能退縮，堅定不移的往前走。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，前後遇到了多少磨難？老法師這一生遇到了多少磨難？我們和釋迦牟尼佛能比嗎？和師父他老人家能比嗎？我們也沒有釋迦牟尼佛那麼大的福報，也沒有師父老人家那麼大的福報，我們遇到一點艱難險阻很正常，所以就是前進前進勇猛前進。我們每一關都通過了、及格了，就是考試考及格了，你就成就了。有一關通不過，你就卡殼了，就卡住了。卡住了你就墮落了，墮落了就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你才能再接著修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人，一定要今生就成就，不能再等明天。「西方故國早回還，人命無常呼吸間，有限光陰當珍惜，今生蹉跎出頭難」，那個「蹉」是蹉跎歲月那個蹉。第一個問題講完了，還有二十五分鐘，不

對，還有十五分鐘。

還有十五分鐘，簡單說第二個問題，怎樣才能正法久住？第一個不是續佛慧命嗎？第二個是正法久住。這個我歸納了這麼幾條，第一條，恢復佛教的本來面目。就是把宗教的佛教恢復到教育的佛教，這是正法久住的第一點。我們要把釋迦牟尼佛的正法一代一代傳承下去，要有人教，怎麼教？講經說法。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如果不講經、不說法，沒有人教，正法是很難傳下去的，所以一定要恢復到教育的佛教。因為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本師，本師，就是老師的意思，我們和釋迦牟尼佛是師生關係。所以一定要往這個方向努力，雖然是很難，但是如果我們一代一代繼續鍥而不捨的努力，一定會成功的，只有這樣才是讓正法久住的一個好方法。有人說經懺佛事怎麼辦？經懺佛事治標不治本，它起輔助作用，不起主導作用，主導的還是講經說法，要從根本上下手。這是第一條。

第二條，佛門四眾弟子要做出好樣子，尤其是我們在家的二眾弟子千萬要做好樣子，出家的二眾弟子也應該是這樣的。因為什麼？我們既然是佛門的人，就要辦佛家的事。用我們東北話說，幹什麼你得吆喝什麼，說你賣豆腐的，你不能吆喝燒餅。咱們是佛家人就得吆喝佛家的事，你要想讓人家信你、聽你、服你，你就得做好樣子。所以咱們四眾弟子要做好樣子，身體力行來承擔如來家業，不要讓如來家業在我們這一代手裡喪失。我們要做如來家業的主人，不要做過客、看客。再說一句不好聽話，說別做敗家子！這是第二。

第三，培養世界一流的弘法人才。你教得有老師，沒有弘法人才誰來教？所以師父他老人家把這件事情當做一件大事來說、來做，老人家太有智慧了。真是要培養世界一流的弘法人才，一是德行，二是學問。這個我就不細說了。

第四，要僧讚僧，「若想佛法興，必須僧讚僧」。現在這方面，無論是出家眾還是在家眾，好像在這方面做的都比較欠缺。大乘是八個宗派，是不是？小乘是兩個宗派，如果這十個宗派都興旺起來，正法自然就久住。這些個宗派都是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，它是一不是二，不要分別、不要執著，不要互相排擠。所以這個應該怎麼辦？應該是互相學習、互相讚歎，克服嫉妒障礙。嫉妒障礙是佛門的大忌，但是這一條恰恰是當前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。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，但是使勁七擰八拽，不是往一個目標上走，這樣佛法怎麼能興旺？正法怎麼能久住？我們在家的同修有時候說僧之過，我一再講，千萬千萬不能說僧之過，犯大罪！你到哪去？你看看，有書、有佛經，有人膽太大了。至於出家師父們他們怎麼樣和我們在家眾沒有關係，我們沒有權利、沒有資格來評價，必須得把握住這一點。如果是出家眾、在家眾互相讚歎，各盡其職、各盡其責，一起來培養後繼人才，愛護後繼人才，這有多好。

我這兩天我看見鍾博士和蔡老師，我心裡可高興了，他倆還同年都屬牛，三十多歲，正當年。我就想佛門未來的棟梁之才，我們大家都要關心他們、愛護他們、支持他們，讓他們健康的成長。我是不行了，快七十歲老太婆了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我走不動爬不動了，我給他們看看門也行，掃掃地、擦擦桌子，那我也算幫助他們。你要從心裡出發愛他們、支持他們，要真心誠意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就這段時間，我和博士接觸的比蔡老師多一點，我覺得博士在我跟前我有一種什麼感覺？好像在享受天倫之樂。真是，我真有這種感覺，我不會說謊話。就是我旁邊的同修也說，他說鐘博士看妳那個眼神，有時候一個小動作，他說我們看著都很羨慕，真是的。他給我舉一個例子，他說有一天可能我領子後面稍稍有一點翹，我自己不知道。說鍾博士在我後面輕輕的給我放下了，你看我都沒有

感覺，但是我身邊的同修看著以後，他們都非常感動。真是這樣，我就覺得人和人之間坦誠相待多好，大家都快樂！何必你妒忌我、我妒忌你，我看你不怎麼樣，我看他也不怎麼樣，就我行。就你行，全世界六十五億人口就你行，那行，我們都拜拜，就留你自己在這個地球上吧！

老太太傻，淨說大實話、大真話，但是我不騙人，我真是這麼想的。我覺得人和人在一起相處這些年好像挺累得慌的，他們都說你別老冒傻氣，別人怎麼想你知道嗎？我說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研究，研究那幹什麼？太累的慌了。所以我覺得我有智慧，我不往那個堆裡跳，也不進那個泥潭，我清清楚楚的。好好念阿彌陀佛，將來回極樂世界，我就這一件事，別的事和我沒關係。

最後送大家四句話，「四眾弟子要記清，弘護正法要先行」，弘、護兩個，弘護正法要先行；「續佛慧命是己任」，你自己的任務、自己的責任，你別都覺得和我沒關係，那都你們的事，那錯了。最後一句，「如來家業我擔承」，你得挑個擔子，對不對？

今天傻呵呵的就說這麼多，說對了，供大家參考、借鑒；說錯了，大家批評、指正。阿彌陀佛。